

上海是中国近代旅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。通过旅馆这个窗口，我们可以窥见老上海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历史变迁。

旅馆业作为社会经济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上海旅馆业的前身是客栈、旅社，大都分布在车站、码头和交通要道附近，是迎来送往，行旅憩息之处。上海开埠后，随着经济、文化和交通的发展，上海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变，催生了上海的新式旅馆业。1846年英商礼查在今金陵东路外滩创办了上海第一家西式旅社——礼查饭店（今浦江饭店）。1875年英商帕克沃在南京路外滩建



书法 崔根强

中心、金融中心、工业中心和文化中心，城市人口快速增长，商业活动日趋频繁，旅馆业进入鼎盛时期。由于旅馆获利丰厚，上海的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投资西式旅馆的刺激以

老上海的旅馆业

朱争平

及西式旅馆的新技术和新观念的影响下，也纷纷投资兴建起了一批中西式旅馆。至上世纪30年代，上海已经涌现了东亚饭店、大东旅社、金门饭店、华懋饭店、国际饭店、百老汇大厦、扬子饭店等一批著名旅馆。这些新式旅馆与旧式旅馆并存经营，使得上海成为银行钱庄多、电影院多和旅馆多的“三多”城市。据上海市旅业同业公会1947年的档案记载，当时全市旅馆数量达404家，其中新式旅馆为中国开埠通商城市之最。

新式旅馆为上海带来了国外先进的建筑装饰文化和管理模式，给后人开启了一扇观察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，加速了中西文化交流。如礼查饭店的欧式家具、各式油画、门厅钢琴，给人以现代舒适的感觉。汇中饭店的石膏花纹顶饰、柚木旋转门以及雕工精细的扶手栏杆，呈现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。华懋饭店客房分有德、英、法、意、印和西班牙等各式住房。由金城、盐业、大陆和中南四家储蓄会投资建造的国际饭店，建筑外形模仿美国摩天大楼式，共24层，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建筑，被称为远东第一高楼。新式饭店相当一部分采用了公司制，通过董事会制和经理负责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理分置。较之于旧式旅馆的店主一掌柜一账房、茶房而言，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更为科学合理，服务的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。

新式旅馆是昔日上海时尚新派的聚集场所。上海最早的屋顶花园、最高

的建筑、电灯的最早使用、第一部升降电梯都出现在新式旅馆。代表时尚社会生活方式的舞厅、西餐厅、咖啡厅、酒吧、饮冰室、游泳池、剧场等都在新式旅馆有设。新式旅馆是当时集社交、娱乐、会议、商务、宴请等于一体的华丽场所，承载了那个时代的梦想和渴望，是权力、地位、金钱与上流社会的象征。

旅馆业的兴起，促进了近代上海的现代化城市进程，推进了社会文明。作为社会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旅馆业，同旅游业、餐饮业、娱乐业等其他行业有着密切联系，共同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城市服务体系，有力推动了城市的发展。新式旅馆在食宿方面一改传统旧式旅馆环境恶劣、不讲卫生的现象，客观上促进了传统旧式旅馆环境的改善，同时也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朝着健康文明的方向改变。新式旅馆大都



采用自来水、电灯、电话等先进的设施设备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上海公用事业的发展。当然，老上海旅馆中也存在着种种社会病态行为，这是上海处在社会剧变时期产生的问题，也是旧社会丑陋面的必然反映。

全国解放后，上海旅馆业经历了商业改造，公私合营，逐步发展的阶段。改革开放给上海旅馆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，使旅馆业进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。目前上海各类宾馆饭店、快捷酒店、招待所无以计数，五星以上酒店达130多家。在旅馆业日益发达的今天，我们不能忘却近代上海旅馆业走过的这段历史。

若论起古琴界“炒作”的第一高手，恐怕非嵇康莫属。一曲《广陵散》虽不是他的亲作，但若不是他临刑前非要拿来演奏一遍，并说出“《广陵散》从今绝矣”这样惊天动地的话来，这曲子定然得不到这样大的名气。

嵇康的话放到现在，简直可以视作一种饥饿营销了。且他又是个潇洒至极的美男子，拥有粉丝无数，据说到临刑前，还有“三千太学生”强烈要求代他死。《广陵散》能得嵇氏代言，焉有不红的道理？尽管在不少琴家眼中，《广陵散》这首曲子颇多杀伐之气，锋芒太过，在讲究含蓄平和的古琴中并不算上乘之作，然而一说起《广陵散》，人们便想到嵇康的悲壮慷慨，想到名士风度，仰慕和向往之情油然而生。

嵇康自己也是会作曲的，他写了四首琴曲，被称为《嵇氏四弄》，分别为《长清》《短清》《长侧》《短侧》，据说艺术水平颇高，也许并不逊于《广陵散》。虽未失传，却鲜有人知。可见，他并不爱“自我炒作”，而甘愿为别人的曲子做“制作者”。在这一点上和司马相如有本质区别。与他并列“竹林七贤”的阮籍有一首颇好听的曲子叫做《酒狂》，由于简单易学，几乎是学琴人都会弹的入门曲之一。但阮籍也是不会得较晚。有次，他披着警察棉大衣来到食堂窗口排队，大家见之赶紧请他到前面优先买菜，但他挥挥手：“没事。”他边吃菜，边纳闷：“你们南方人粉条里还要放糖。”脾气甚大的东北汉子尽管感叹，但还是苦着脸像吃中药似的咽了下去。李局长吃完饭常到各办公室串门，见有人下象棋，他会自以为是地“瞎指挥”，他棋下得一般，有时还要赖悔棋，赢了棋那个爽朗的笑声格外响亮。

政治部主任韩锡清是个山东老头，喜大蒜，嗜抽烟，平时不苟言笑，一脸威严，故部下有点怕他，但他对人却和蔼可亲。离休前夕，韩老有机会出了趟国，不过去的是朝鲜。出访回来，他带回了朝鲜的糖果到各处分发，还解释说：“那儿买糖还要凭票。”我好奇地剥了一块放进嘴里，感到似曾熟悉，仔细一瞅糖纸上标的是中国出口的山东高粱饴，见之窃笑，但又



难忘 394

李 动

说起394，具体地说就是建国西路394号，大凡老公安都知道那是上海市公安局总部大楼的代号。那是一幢上世纪初建造，法国人道斐南的公寓，大楼共8层，高宅深院，外表气派，内部结实。凡在里面办过公的人都有感受，房间宽敞明亮，冬暖夏凉。刚调入394办公时，见大楼前的花坛雪松，小车锃亮，心里有种莫名的畏惧感，但真正走进大楼后，发现里面是那样温馨亲切。

每每路过那幢大楼，心里会触景生情地想起碎片往事。不过，最让我留恋的不是办公楼，而是大楼边上的食堂。我对大食堂美好的记忆不仅是可口饭菜，更主要的是那种浓浓的和谐氛围。说白了就是吃饭时可以随便和领导坐在一起聊天，拉家常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

末，那天吃午饭，我见易庆瑶常务副局长坐在那里用餐，便端着饭碗来到了他的边上，与其聊天。他当时兼《剑与盾》杂志主编，便与他聊起了公安刊物。当时《剑与盾》发行非常红火，局里还办了一份《人民警察》。易局见我聊起刊物如数家珍，便问我：“你认为这两个刊物，哪一个办得好？”我实话实说：“《人民警察》办得好。”易局先是一愣，继而问我：“为什么？”我直言相告：“因为《人民警察》里面的文章都是写市面的人物和大案，让人感到亲切，真人真事更吸引人。”易局听后解释说：“《剑与盾》读者有五十万，《人民警察》发行量也很大，说明都很受读者欢迎，只是两个刊物的内容侧重点不同，一个是法制制小说为主，一个是以纪实作品为主。青菜萝卜，各有所好。”易局到底是领导，颇有雅量。李局长吃饭一般都来

金牌制作人

——琴曲之四

钟 菡

自我营销的，他有一组十分出名的《咏怀诗》，写到“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”，却不借机给自己的曲子做些植入广告，所以《酒狂》在名气上还是比《广陵散》差得多。

严格来讲，前面所说的那些其实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“炒作”，有好多不过是无心插柳的结果。真正有意“炒作”琴曲的第一人当属宋代的崔闲，而崔闲所“包装”的曲子叫做《醉翁吟》。

《醉翁吟》顾名思义，与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有关。据说当时的太常博士沈遵读过欧阳修那篇文章后，非常喜欢，还特意跑到滁州体验观光，回来后便作了《醉翁吟》这首曲子。欧阳修听说此事后很是激动，还特意写了首诗称赞它，这算得上该曲的首次“炒作”。然而这曲子却一直没有相配的歌词，终究不够完美。直到三十年后，沈遵的琴友崔闲决心打破这个局面，他将谱子记下来，去找当时的天下第一大词人苏东坡填词。苏东坡是欧阳修学生，自然愿意出力，两人一拍即合，“闲为弦其声，居士倚为词，顷刻而就，无所点窜”。

据欧阳修文意所作的曲，配上苏轼的词，自是锦上添花，也成就一段佳话。这崔闲若活到现在，定是“金牌制作人”一枚了。

父亲百岁寿诞奉诗拜贺

胡中行

华灯竞放寿桃红，世上新添百岁翁。
自在金身疑是佛，不凋霜叶宛如枫。
起居准点朝中晚，动静相宜水火风。
再历凡尘三十载，吉尼斯上足称雄。

不忍心点破。

崔路副局长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，资格很老却没有架子，为人和气。有次崔局拿着白瓷大碗来到队伍前向买饭窗口里面张望，排在队伍后面的人突然厉言说：“不要插档！到后面排队去！”崔局听罢一愣，回过头来看了一下，只见有位瘦个子瞪着眼睛嚷道：“怎么啦，我是政治部的。”其实，崔局怎么会不认识这位大名鼎鼎的秀才呢？他是反特影片《斗熊》的编剧之一，是公安作家。崔局操着河北话解释说：“我没有插档，是看看有什么菜。”说罢便尴尬地来到队伍后排起了队。尽管像老陈这样指责局长不要插档的“书呆子”不多，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官兵平等。

当年的食堂里也没有什么豪华的装饰，都是方桌子和长条凳，领导与民警坐在一起吃饭聊天，无拘无束，似家庭用餐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谈。官兵同桌聊天，可交流信息，亦可增进感情。回想起来很是难忘，亦令人留恋。

人们都

知道，亲吻是表示感情上爱慕的一种形式，而且老老早就这样沿袭下来。比方说，每当孩子哭闹的时候，母亲就会通过亲吻孩子的嘴唇以表示安慰。如今国外正在兴起一种亲吻疗法，这是因为亲吻能够改变人体中的化学成分。嘴唇有丰富的神经末梢，通过互相交换唾液，可以改变从大脑释放到血液中的后叶催产素的水平，这种荷尔蒙可以让人们感觉更加亲密，愉悦。

据知，当人们的舌头和嘴唇贴在一起的时候，腺体分泌出更多的胰岛素，肾上腺也会分泌出肾上腺素，这些分泌物能够大大地抑制对健康有害的应激反应激素的生成。亲吻以后，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有一种从抑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的感觉。此外，亲吻还能够促进心跳和血液循环。

亲吻的魅力

孙延生

天 香

邱 生

“天香”的意思本是说花香。“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（林逋）是说梅花，“一片幽香天上来”（谢宗可）是指兰花，“清香往往生遥夜”（陆龟蒙）是赞玫瑰花，“满院冷香傲西风”（岑参）是写菊花。还有的花香，令人仰慕神之飘逸，可比作雅乐清歌，将嗅觉幽幽地延向听觉。

“天香”可比作美女。诗人李渔叹息千女易得、一美难求，就说是“天香未遇”。当然，月宫里的嫦娥最配“天香”之名，一来她是高高地住在天上，二来对她的姿容只能凭美妙的香气来想象。

君子美德亦恰似“天香”一般。“不乱财，手香；不淫色，体香；不诉讼，口香；不嫉害，心香。”这是“东方莎士比亚”汤显祖的《自警铭》，如此四“香”与生俱来，美如天然。君子洁身自好，当为人世之楷模。

十日谈

我的书房

竹林里有一方自由的读书天地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书都去哪儿了

躲 斋

半天，书，放在办公处即可。这样，我就又刻了一方章，谓之“偷闲轩”，偷得浮生半日闲也。可惜好景不常，“运动”来了。虽然“运动”是接二连三地来，可这回有点不一样。当大伙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时，红卫兵已经闯进了我的牯岭小屋，也闯进了偷闲轩，将所有的书刊全部抄光，连同没有字的白纸也抄走，说要放到显影水中去“检验”。这下，倒是好了，我这本来只是印章上的空书斋，而今真成了没有书的书斋了，彻底而干净。

之后呢，是“放逐”，不是“接受再教育”，是“锻炼”。意外的是，在锻炼的过程中，我竟然得了个独处一室的“优惠”。虽然并非书斋，积习却又在心中抬起头来，我将居处题曰“网亭”，还写了几句“跋”：

名庐曰亭，非关西蜀子云；尘世若网，乃象东晋渊明。五里

读书人大多期望有个独立的书房，尤以诗人、作家、学者最切盼。但在过去的年代，譬如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，能如愿者未必有多少。例如鲁迅，他在北京的故居里有个著名的“老虎尾巴”，是书房，可其中却搁着一张床，显然兼带睡卧，看来并非是独立的书斋。上海的故居，虽有“且介亭”、“三闲书屋”等等名称，但都是纸上的、书面上的，如走进故居，就根本没有书房，先生是在他的卧室里读书写作的。至于当年的左翼作家们，绝大多数是从“亭子间”里走出来的，可是往往在文末添上一个某某斋名，似乎风雅得很。

我不知是受了三十年代作家的影响，还是因为受了明清文人的熏陶，青年时也附庸起风雅来，先是刻了枚印章，曰“牯岭小屋”，盖在书上，算作藏书印；后来是写在信上，写完信，如对方是文友或书友，必在署名之后加上“于牯岭小

厦”，而且还不肯将“厦”字写成“楼”字，大有故作高深的意味，其实恰好暴露出幼稚与浅薄。我的朋友不明就里，以为我真有这么一个若庐山牯岭般的绝妙小楼，好不悠哉。事实上哪里是如此，不过是个三层阁，位于上海的一条牯岭路上，吃喝拉撒全在这里，当然也读书，也写作，也将买来的书乱七八糟地堆在这小屋里。我不过是学了明清的文人，建造了个“印章上的书斋”罢了。然而这印章上的书斋，我却建造了多处。五十年代到西郊工作，有个独立的居处，也是书房兼睡卧，与“老虎尾巴”相同，于是名之为“追树西屋”。可惜一逢阴雨，满地皆湿，书报杂志大受其殃。只得迁居，新居是个临街的小楼，不足六平方米，真是名副其实的斗室，不能安置大量的图书，但巧在工作发生了变动，我只需干半天活，可以在这斗室里读书